

# 多元文化视角下“文化定型”的破与立

孙晓凌, 郑亚南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文化定型是交际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作为交际的初始预测, 定型有利于加快交际中的信息加工, 简化认知过程。但当前复杂社会背景下多元文化共生的现状对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定型这一心理认知策略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 需要建立某种定型来概括文化差异, 帮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相互了解; 另一方面, 要防止过分定型所带来的概括偏差, 阻碍跨文化交际的有效进行。因此, 从文化多元共生的意义出发, 重新审视“文化定型”, 探析多元文化视角下“文化定型”的“破”与“立”对跨文化交际的价值, 有助于增强文化意识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从而保证了跨文化交际的灵活性、有效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多元文化; 文化定型; 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3)02-0085-05

随着科技进步, 尤其是交通、通讯技术的日趋发达, 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迅猛发展。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正在打破地域文化个性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界限, 不同文化社区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空前增大, 由此所带来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有敏锐地认识到文化差异, 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差异, 并且具有与他文化成员真诚交流的意愿, 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这种差异制造的交流障碍。因此, 概括文化差异, 加强文化交流, 创造出拥有思想共鸣的精神文化世界, 建立某种“文化定型”是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所采取的一种基本认知策略。

## 一、跨文化交际“悖论”的客观存在

### 1. 文化定型“破”与“立”的对立统一

定型有自定型和他定型之分, 最初是由 Walter Lippmann 引入社科研究领域, 称之为“刻板印象”, 即人们根据国籍、职业、人格类型、角色等把人分为若干类, 并对每一类人形成概括而刻板的印象。文化定型是一种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基本认知方式, 它的存在客观上有利于加快信息加工过程。<sup>[1]</sup> 对于当前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 这种简单的认知策略确实能将隶属不同文化群体的交际者从混沌无序的

状态中解放出来, 把一些难以准确定义的现象简单化、概念化并排列组合于有序的框架中, 从而使交际者能简单易行地看待事物, 把握现象和定位社会角色。

在跨文化交际中, 由于不同语言共同体成员受制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 并且对他文化理性和感性的知识均少于同文化交际中彼此的了解, 因此, 更容易产生以共性代表个性, 或以偏概全的认知惯性, 如: 保守的英国人, 严谨的德国人, 浪漫的法国人等概述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定型。

Kramsch 认为, 属于某种文化的“局内者”与不属于该文化的“局外者”对“目的文化”进行不同的描述和解释, 形成不同版本的“文化定型”。<sup>[2]</sup> 就文化的局外者而言, 定型一旦形成并储存在认知“图示”中便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果, 一方面, 交际者需要建立某种文化定型, 以一种简单的认知方式概括文化差异, 尽可能加速彼此间的了解; 另一方面, 这种文化定型对于文化差异的“标签化”或“过分概括”又可能人为制造屏障, 妨碍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于是, 交际者不得不面临文化定型之“打破”与“建立”的矛盾, 这种难以自圆的“交际悖论”在跨文化交际中随处可见。<sup>[3]</sup>

收稿日期: 2012-05-22

基金项目: 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0B13014)

作者简介: 孙晓凌(1971—), 女, 安徽滁州人, 讲师, 从事语用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 2. 多元文化语境对“文化定型”的意义

系统科学认为,一切事物以系统的方式存在,都可以用系统的方法研究。多元性、相关性和整体性是基本特征。系统的演进过程是封闭与开放的对立统一。一个系统只有对环境开放并与环境相互作用才能生存和发展。<sup>[4]</sup>当我们把系统科学引进文化研究中,寻找文化的基本特征时,不难发现,世界不同文化系统彼此交流,不断接触、碰撞,乃至对抗产生了具有地域性、阶级性、时代性特征的异质文化,并以多姿多彩的方式存在,为全球意识形态下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了各具价值的资源。以 Kim、Gudykunst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运用认知、情感、行为等诸多适应能力根据情况临时搁置或修改自己原有的文化习惯,去学习和顺应不同的文化习惯,并创造性地处理交际双方不同的文化差异。<sup>[5]</sup>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共存作为广大社会认同的事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已成为教育、文艺、政治诉求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这个依据出发,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应该指向元与元的平等,包括文化的认同与文化的合作,从而实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文化的统一。基于这种特定国际背景下多元文化共生的现状,文化定型的破除、建立和更新是当务之急。

## 二、文化定型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特征

有研究表明,文化定型有着某种跨越时间地区的稳定性,有些文化群体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十分相似的定型。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刻意夸大定型的稳定性,往往会忽略具体交际的时代特征,及交际个体与情景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定型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而可变性是绝对的,二者互为显映。稳定性中带有明显的时效性,有时后者的特征比前者更为显著。例如,同样是对中国人及其特性的描述,但由于描述者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立场视角的差异,反映出的定型也不一样。

例一,20 世纪 20 年代,爱因斯坦漫游欧亚,途经上海,就所看到的中国做出如下描述:

中国人的勤劳是他们外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们对生活和儿童福利要求十分低微。他们比印度人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负担沉重。男人女人每天敲石子,日工资五分钱。看上去,他们鲁钝得不理解命运之可怕。这是地球最贫困的民族,遭受这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sup>[6]</sup>

例二,20 世纪 60 年代,旨在让英语国家年轻人了解东方文化的教科书中有如下描述:

中国人工作非常卖力,口袋里的钱却很少,不得不节衣缩食。许多庄稼都毁于旱、涝灾害。他们只有很少的粮食可供糊口,穿着带补丁的衣服。<sup>[7]</sup>

例三,20 世纪 90 年代,在一本有关跨文化交际的教材中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做出了崇尚“集体主义”的概括:在中国的商务交往观念中,家族关系、人际关系、对长者的尊重、上下级等级十分重要。这些价值观念是数十年共产主义传统强调集体主义社会的结果。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工人工资数额几乎是一样的。因此,雇员没有什么理由要努力工作。<sup>[8]</sup>

例四,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中国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尤其是部分国人突飞猛进的购买力为外国人留下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印象。

“一家杂志欢呼,‘收银机哗哗作响!中国人来了。’这是在为新暴发户入侵伦敦欢呼:中国盲目的时尚爱好者组成大型旅行团空降而至,‘大肆购买迈宝瑞手袋、爱马仕丝巾和迪奥表……没有他们,伦敦邦德街将变为一座鬼城。’”《澳大利亚人报》这样绘声绘色地报道。<sup>[9]</sup>

不可否认,上述的例子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年代中国的民族习性与中国民生状态。但就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及亚文化的多样性来看,每个例子中所涉及的“典型特征”都不能全面、客观地概括中国及中国人的整体形象与价值观。如果仅凭借对某阶段或某部分群体的介绍来认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必然会无限放大中国民族文化的劣质性,从而形成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他者化、异质化的中国形象。虽然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风格多样的电影文化的输出,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外国人和外国媒体获得更多观察中国及中国人的直观素材,而且国外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有些内容已经变得中性了一点,对中国的形象也有了一些客观的评价,但仍然是负面的东西偏多,远远达不到客观公正的要求。从上述第四个例子中不难发现,国外媒体把目光聚焦在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身上,把“有钱、奢侈、购物疯狂”等标签贴给当下国人。若仅以此来定型中国人的新形象,显然是以偏概全,并不具备全面现实意义。虽然部分暴发户的个人素质和精神信仰跟不上物质富裕的脚步,不知道财富存在的真正意义,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当前中国的文明程度、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和国家的整体公民素质。而且中国人海外购物潮只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特殊现象,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自创品牌的日益国际

化,国人的视野日益开阔,这种现象将会自然消失。因此,文化定型不仅要立足现实,更要根据时代发展、信息更新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并尽量做到定型的公正、全面及客观。

### 三、破除极端化定型带来的文化排异性

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对“多文化人”提出如下要求:“多文化人要将自己的智力和情感都投入人类共同的利益,同时也承认、接受并欣赏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多文化人的特征是他的观念形态、世界观,是他对于所面临经验的开放性。”<sup>[10]</sup>显然,作为多文化人不仅要意识到文化定型的存在,更要摆脱定型的束缚,以灵活、开放的方式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 1. 避免社会传统文化定型带来的消极性偏见

社会学学者认为定型是社会传统与规范的结果。当我们没有足够的个人经验时,父母、师长、朋友和其他人的经验往往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从而形成并巩固了我们的定型观念。在资讯尚不发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国家对中国的定型观念有消极丑化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是源于相对闭塞的国际环境和国际交流不多所导致的对他文化的排斥。此外,战后各国经济发展实力悬殊,生活方式、生产水平的差异也使得欧美国家许多人凭借他人的经验认知来定型中国文化。以当时风靡全球的007系列电影为例。原小说作者 Ian Fleming 打造出一个面目霜冷,言语阴恻的中德混血儿坏蛋 Dr. No,而主角是足智多谋,一身是胆的英帝国绝世英雄——James Bond。作品带有强烈的殖民帝国主义倾向,显示出定型的顽固性和不加鉴别性。究其原因,一方面,作者少时爱读 Sax Rohmer 创作的关于 Dr. Fu Manchu (傅满洲)的小说,这是个丑陋的华裔形象,志在消灭白种人。Fleming 在成长阶段深受其影响,并在以后的创作中打造出更为低劣的华人形象 Dr. No;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陆竹幕低垂,作者眼中的炎黄子孙的形象极为不堪。而当时的大英帝国也是日薄西山,作者在作品中大力张显其“帝国主义”爱国情怀,不遗余力地奚落“有色族群”,尤以中国人为甚。可以说,小说中人物的“好”与“坏”的对立,“爱国”与“仇外”情绪的依傍是作者心理上自我保护机能作祟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反映出作者对大英帝国名存实亡的恐慌而衍生出的大英帝国主义至上的“自定型”。而这部作品影响了当时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形象的判断,以内化了的西方文化观念遥想中国现实,以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对他文化消极性定型观念塑造应

和西方概念化的丑陋的华人形象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

而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既带来多元文化共存,也带来某种潜在的危险,即由商业和媒体在世界各地的快速运行所带来某种嫉妒、歧视以及基本信仰不同而引起的危险。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某些文化群体习惯性使用简单化、模式化、有偏见的言语,去贬低、歪曲他文化群体。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冲突相对淡化,但由民族、种族、宗教、经济发展状况差异等导致的文化价值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却日益明显。因此,跳出传统的圈子,以开放、多元、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他民族文化及其特点是大势所趋。

#### 2. 摆脱歧视性定型带来的狭隘“民族主义中心”思想

文化定型最大的弊端在于过于强化文化对立而导致的“民族主义中心”论。它表现为以立足个人所属群体看问题,抬高本群体,歧视他群体。这是一种极端化的定性思维“偏见”,即“基于先前决定和先前信息基础上的判断”是“基于不完善的、僵硬概括基础上的一种厌恶和反感”反映了文化的排异性。<sup>[11]</sup>这种歧视性定型往往受国际政治关系和宗教文化影响。曾经一位来自伊朗的留学生就毫不掩饰其对美国的仇恨。在他眼中美国人就是“魔鬼,强盗”。这种仇恨应该与美伊两国不和谐的政治现状,以及从小所受的“仇美”教育有关。此外,对于伊斯兰教文化的过分推崇,使该生常常言过其实,甚至不惜诋毁他文化。一次,该生说“我们伊朗男人从不饮酒,从来就没有人犯罪,监狱里是空的……你们中国人都喜欢喝酒,而且经常喝醉……”此言一出,引起哗然乃至公愤一片。显然,该生已无限夸大了本民族文化,过于强烈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带来的是开放的民族文化自省态度的缺失。这种认知的定型,情感的偏见以及言语行为所表现出的歧视不仅伤害到他民族文化感情,甚至导致了跨文化交际时群体间的对立。因此,为了实现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和谐共处与交际通畅,我们应该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者的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和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态度、对异文化成员的共情能力,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觉察和反省。

### 四、顺应多元文化语境更新文化定型

#### 1. 培养多元文化意识,建立与时俱进的动态文化定型

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G. Robinson 提出的“文化多面性”是用以指导语言文化教学的一个重要概

念。用她自己的话说：“任何真实的文化学习结果总离不开分析综合，分析综合即导致变化，就此而言，即文化的变化，叫做文化多面性。”<sup>[12]</sup> 我们不妨将此概念引入跨文化交际中，因为文化定型与文化学习的不同阶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在不同学习阶段，交际者会通过横向比较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复杂性，在已有定型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分析建立新的概括方式。

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是建立和谐有序的国际关系从而保证宗教、语言、区域的差异不至于扩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Rohrlich 认为跨文化交际涉及三个层次：①交际者的个人内部层次。参与者作为独立的个体根据自己的经历、特定的文化环境观察分析外部世界；②交际者相互之间层次。交际互动将不同信仰、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的参与者聚合到一起。彼此间的互相了解取决于双方共享个人、社会和文化经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交际方式和策略；③综合的层次。人际接触的后果是通过互动机制的收集和分析达到明晰。<sup>[13]</sup> 跨文化交际过程本身应该是交际双方不断学习，多层次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双方一味追求一致而避免冲突只能限制彼此认识和了解变化多端的多元世界的能力。因此，我们强调交际者应以“冲突”为出发点，以“对话”为途径，明确双向乃至多向文化兼取的交际方针，获得相应的文化多面性。反对过去单一强调、单纯模仿迁就某一种文化的做法。同时，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应该避免优势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超越先入为主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束缚，以互动的方式使双方发生关系并在自觉的疑问、反省、思考中摆脱文化的被动接受并实现新定型的主动产生。这种通过理性分析，承认并概括文化差异而最终建立起来的新定型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从已知到未知再到有知的不断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交际者实现层次化、理性化的动态定型。

## 2. 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实现包容而多元的文化定型的更新

跨文化交际的根本在于通过与任何他文化成员的交往，深层次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和理解。因此，异质文化存在的多样性是全球意识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前提。如果仅以某一方的文化适用性为标准去衡量异质文化的核心价值，并试图消除差异达成统一只会过分夸大文化全球化而忽略文化本土化、民族化特征，并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不平等。因此，新定型的建立应该以更细致、微妙的文化差异为基础，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通约为中心。相对于旧定型的破除，新定型的建立不

仅强调要以豁达的心胸去接纳各种价值观的差异，还必须努力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以文化的交锋与碰撞后的思考为基础，创造减轻或消除偏见性定型的有利条件，摆脱狭隘的民族情感倾向。

世界文化系统以“多元共生”的状态存在着。交际者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决定了文化能力的培养不能仅局限于对“目的文化”明晰的知识或信息的掌握，而应重视文化知识的应用。Hymes 认为一个人若具备了“交际能力”，必然能对语言交际体系做出四种判断，即是否可能的、可行的、得体的、真正实现了的。这四个标准不仅有助于打破原有定型所带来的交际设定的程式和偏差，而且为新定型建立带来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接受，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功效。<sup>[14]</sup>

Joseph Luft 和 Harrington Ingram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分析中提出的约哈里窗口把交际双方对彼此信息了解分为四个区：开放区、盲目区、隐蔽区和未知区。<sup>[15]</sup> 各个区的大小与交流效果密切相关，对交际能力的培养具有指导意义。

①缩小盲目区和未知区，互相适应，增强文化敏感性。所谓盲目区指的是对方知道而自己不知道的信息；所谓未知区指的是双方都不知道的信息；从文化相对论可知，任何文化价值观对自己文化群体来说都是最合理的。因此，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突破本文化界限，深入客观的了解异质文化，同时拓展自己内在文化心理空间，把自己放在更深远繁复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交流与交际，超越特定文化给交际设定的程式和范围，并在异质文化环境中为自己的文化负责，尽可能充分发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声音。当交际者通过互动沟通，亲历见证等直接有效的方式，增强了对异质文化敏感性的时候，对文化差异的概括便不再拘泥于固有的定型，而是构建紧跟时代步伐的新定型。例如，当前不少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仍局限在功夫、舞狮子、京剧脸谱等有限的传统文化上。但对于一个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建构的中国而言，这种认知是非常不完整且僵化的。我们只有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主动展示全新的文化魅力，使交际者通过接受新信息、新事物来不断调整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对已知事物的描写与评述，最终摒弃僵化落伍的旧定型，实现对新时代文化的反思和重新定位<sup>[16]</sup>。

②缩小隐蔽区，扩大开放区，知己知彼，增强文化宽容性。隐蔽区指的是自己知道，对方不知道的信息；而开放区指的是双方都知道的信息。文化全球化并非指全球文化一体化、同质化，而是强调全球文化的互融共生、多元多维。<sup>[17]</sup> 无论多强大的单一

文化,没有了碰撞、包容、汇聚、吸收,也就没有了持久生存的动力。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都应该提倡多元、开放、包容的形象观和价值观,用以遏制相对隔绝所形成的跨文化交际中隐蔽区膨胀的状况。为了利于彼此交流,可以通过“解释性翻译”、“背景介绍”、“传媒解说”等手段进行对外宣传,从而缩小隐蔽区,扩大开放区,实现文化的跨界流动。同时,接受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带来的差异,不以自身的标准来评价他文化,以此创造平等对话的地位,彼此独立的社会气氛和真挚友好的接触。以知己知彼的态度培养批判性的反思能力,关注交际的具体情境和个体差异。此外,还要避免强制性的思维教化。让交际者在对文化差异了解加深,交际能力加强的前提下,自觉调整视角,向原有定型提出挑战,将其分解,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概括方式并以螺旋上升的形态达到认识的深化。

## 五、结 语

文化定型的“破”与“立”实质是对文化学习不同阶段心理社会结构的相对客观稳定的了解。就对“他文化”定型而言,从最初一无所知时的混沌一片,到一知半解时的以偏概全,再到知之甚多时的定型交叉重叠,这是一种从粗略到细微的定型演进过程。只有把文化定型置于广阔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才能对可能产生的文化偏见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跨文化交际中既要实现文化定型的从无到有,又要考虑定型中细微的文化差异,及更深层次上的文化通约。也就是说,在承认定型存在的基础上,跨越心理认知的误区,找出影响定型的症结所在,从而创建新的差异概括方式,实现认识的完善、多元和深刻。

### 参考文献:

[ 1 ] 关世杰. 跨文化交流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81.

[ 2 ] 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30-232.

[ 3 ] 高一虹.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62-174.

[ 4 ] 苗东升. 系统科学精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6-50

[ 5 ] 许力生. 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7):17.

[ 6 ] 冯晓虎. 我的爱因斯坦[J]. 当代,2006(2):220-222.

[ 7 ] HILLYER V M, HUEY E G. Young people's story of the orient[M]. New York: Meredith Press,1966: 23.

[ 8 ] SAMOVAR L A, PORTER R E,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181.

[ 9 ] 苏文洋. 以平常心看中国人海外购物潮[N]. 北京晚报,2012-02-07(16).

[ 10 ] 王娟. 预测、解码与跨文化交际的变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8):27.

[ 11 ] WURZEL J. Towards multiculturalism yarmouth [M]. Maine: Intercultural Press,1988: 13

[ 12 ] ROBINSON G L 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88:121-125.

[ 13 ] ROHILICH H. Toward a unified concep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intergraded system approac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83: 191-209.

[ 14 ] HYMES D. Language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4: 93-102.

[ 15 ] 陈申. 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82-87.

[ 16 ] 王晓燕. 跨文化交际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1): 85-88.

[ 17 ] 张汝伦. 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N]. 文汇报, 2010-08-28(3).